



小豆学走路

□陈红连

那一天,突然看见坐在爬爬垫上玩玩具的小豆扔开玩具,双手撑地,屁股努力地悬了一下又一下,极力想站起来的样子。我欣喜地笑了:小豆已满一周岁,该学习迈开双腿走路啦!

爬爬垫四周用粉色的塑料栏杆围起来,有半米多高,本来是防止大人做家务时小豆爬出来抓小狗尾巴的。小狗“琴兽”来家里五六年了,小豆妈妈视它为“弟弟”。论年龄,小豆比不上它,论辈分,小豆还要称它一声“舅舅”,但是小豆皮,目无尊长,总想去抓小狗尾巴,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一旦对准可爱的“琴兽”,分分钟要伸手弄弄它,拖都拖不开。现在,那围栏又有了一个新用途:帮小豆学走路!

爬爬垫里有一辆玩具小火车,倚栏杆摆放,小豆平时会爬上去开火车。现在,小豆能沿着这火车攀到栏杆上,双手抓住栏杆,摇啊摇,嘴里咿咿呀呀,十分兴奋得意。再留意看,她还可以一边抓住栏杆,一边俯下身子去捡玩具。人说小孩能站起来,蹲下去,离会走路的日子就不远了。果真,小豆扶着栏杆,迈开了她的小脚丫,只见一只小脚高高举起,有时高到倾斜度太大差点摔倒,然后重重踩下,另一只脚再跟着移过去,如此手脚并用,像一只笨拙的螃蟹,横着走路。即使这样,她也非常开心,有时不小心一屁股跌坐在垫子上,也不吭声,重新爬起来,站直。那身子前摇后晃的,看得我提心吊胆,她却镇定自如。眼看要倒下去的样子,厉害的是又定住了,嘴里嚷着“打打打”,好像打败了什么,又开始手脚并用螃蟹式前进。

为了让小豆尽快学会走路,我把客厅的沙发移了个位置,茶几放窗前,沙发靠墙,摆成“7”字形,然后在沙发上摆出小玩具,逗引小豆来拿。玩具是孩童的宝贝,小豆迈开腿脚来抓玩具,沿着沙发茶几来回回地走,不出几天,已经熟能生巧,走得稳稳当当。怕她摔到脑袋,她妈妈特意在网上拍下一个可爱的小蜜蜂气垫,绑在她的身后,这样即使不小心仰面摔倒,也能缓冲一下,减少受伤程度。

有一天,早上起来后,我把小豆放在客厅沙发前,让她一个人玩,自己去洗手间刷牙洗脸,牙刷到一半,有点不放心,



如今的小豆已可蹦跳如飞。



刚学会走路时的小豆。作者供图

走出来一看,猛然发现小豆站在外间的饭桌旁,一只手扶住桌脚,神情有点迷茫,好像对环境很陌生。看见我出来,似乎找到了依靠,大声“嗯嗯”打招呼。小豆是怎么出来的?从客厅到外间,直线距离也有五六米,我疑惑地看看她,又看看什么也不能依靠的这小段路,猛然醒悟:小豆会独立走路啦!

这以后我常拿水果或玩偶,蹲在小豆几米外的前方,让她过来拿。小豆很勇敢,小腿迈得七高八低,走几步,停一下稳住,再接着走……在我眼里,简直步步惊心。好不容易挪到我前面,心急地扑过来,想抓住我伸长了去迎接她的手臂,此刻却成了她最易摔倒的时候。吃了几次亏,我缩起迎接她的手,把手放在膝盖上,孩子一看要完全靠她自己了,一步一个脚印,歪歪斜斜,摇摇晃晃地就过来了,反而不会跌倒了。小豆走路,姿态可掬,令人发笑,不仅出脚高高低低,双手也一起较劲,半举着,走起来,脑袋一摇一摆地晃动,便不由拍下了她开步的样子,喃喃跟她说:“外婆先收藏好,待你长大了,让你看看你当初的样子哦。”

孩子学会了走路,等于打开了又一个世界,认知的范围大大扩展。院子里的花、草、树叶、泥土,更吸引她,喊她过来,已不能百叫百应,她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,摸索着要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了。清晨,阳光下,树荫里,小小的人儿,稚嫩的童声呀呀呀,使小院仿佛一下子年轻活泼起来。小鸟惊醒了,啾啾地飞过头顶。小丫头仰起头,用小手指着,大眼睛像宝石一样发光,对什么都感到好奇和新鲜。

上一次回老家,对着一屋子的家人,小豆起先有点怕生,不肯落地,不一会儿混熟了,再抱不住,溜下来四处逛。大姐怕她摔倒,一直弯着腰扶着她,我说放开好了,没关系,她能走。大姐仍不放心,追在她后面跑。平常日子,大姐谨言少语,这次遇到刚会走路的小豆,彻底破了功,我在厨房忙碌,听到隔壁时不时爆出她的阵阵大笑。

这次来家里,小豆拖个大红的挂历,满地走,短短的小腿像风车一样快捷,能随意地转身、停下、开步,小小人儿已经完全学会了走路,开始用她的小脚丫,丈量起属于她的漫漫人生路……

处暑滋味在唇齿

□金幼萼

清早下楼,推开门,一股子凉风撞上来,激得我一缩脖子,瞌睡虫全吓跑了。老话儿讲:“处暑天还暑,好似秋老虎。”这“老虎”让露水一打,凉风一吹,空气中的燥热劲就少了。

抄起浇花的水管子,给院子里的花们“洗把脸”。水珠子砸下去,叶子们立马支棱起来了,绿得晃眼。只见玉兰树,叶子肥厚,叶尖上顶着一串串蓇葖果,硬邦邦的。等过些日子,它们能羞得通红。月季花真是个劳模,开了一茬又一茬。那一排蜀葵,花谢了,剩下的秆子上顶着一个个花籽包,我拿剪子把秆子铰下来。

最让我咧嘴乐的,还得数那棵番茄。就一棵种在墙根儿阳光最好的地儿,藤蔓爬得老高,叶子底下挂满了青莹莹、圆溜溜的小灯笼,晃晃悠悠的。我早看晚看,天天看,盼着它哪一天噌一下全变红了。

昨天实在手痒痒,挑了几个饱满青亮的摘下来,洗得水灵灵端上桌:“快尝尝,我头一回种活的番茄,脆甜!”儿子凑过来一瞧,眉头拧成了疙瘩:“妈,这都没熟透吧?”儿媳妇抿嘴:“是啊妈,看着就生,硬邦邦的。”老公直摆手:“急啥,等红了再说呗。”

我二话不说,咬了一大口,清甜的汁水儿混着点酸味,嘴里炸开。“甜着呢,快尝尝,不骗你们。”我说。儿子将信将疑,小小咬了一口:“咦?真不涩,是脆甜的。”我心里美得直冒泡儿。后来才知,这品种就是绿蕃茄,已经成熟。看着一粒芝麻大的小种子,在我手里,真变成了脆甜多汁的果子,进了家人的嘴,这份从泥巴里实实在在长出来的欢喜劲,比吃啥山珍海味都舒坦。

处暑一到,咱宁波人的饭桌可就热闹开了。我家也是,鸭子打头阵。老话儿说:“处暑送鸭,无病各家。”我家图省事,最爱做麻油老姜爆炒鸭。锅烧得滚热,倒上油,滋啦一声响,先下一大把姜片,爆得满厨房喷喷香,紧跟着把斩好的麻鸭块倒进去,大火爆炒。放黄酒、酱油、白糖一起翻炒。炒到鸭皮焦黄、蜷缩起来,滋滋地往外冒油花,最后淋上一圈香喷喷的麻油,就可起锅了。处暑吃鸭子,肉质瓷实,润燥去火。

而压轴的大戏,必须是梭子蟹。这几天,菜市场的水产摊子最是闹猛。梭子蟹乌泱泱地上市,一筐筐,青壳白肚,舞爪横爬。刚上市价格是金贵点儿,可架不住它新鲜肥美啊。主妇们眼睛都毒着,围着摊子精挑细选,专拣那掂着沉手、捏捏蟹脐硬邦邦的、肚皮雪白还带点自然黄印儿的,这才够肥。

家家户户的厨房,这几天都飘着蟹的鲜香。清蒸最是原汁原味,水滚开了上锅,蟹肚子一定得朝上,扔几片姜,大火十来分钟就好。掰开蟹壳,雪白的蟹肉,鲜甜弹牙。再看那蟹膏,温润如玉似脂,蘸点儿姜末醋,往嘴里这么一送,眉毛都鲜得掉下来。此外,豆腐蟹煲、蟹蒸蛋、蟹炒年糕,都是不错的烧法。

这是大海在处暑时节,给宁波人最肥美的馈赠。街坊邻居碰面都念叨:“处暑蟹,肥又壮,吃了赛神仙!”

处暑是个有滋有味的节气。天还热着,夏天赖着不走,可那早晚的凉风里,带着海的咸鲜、泥土的清香,早把秋的讯息,悄没声儿地送进了院门,融进了人们的唇齿之间。